



邓伟志文集

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平信山文苑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邓伟志文集 4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访毛泽东故居。前排左五
为雷洁琼，右三为邓伟志



访刘少奇故居。左二为邓
伟志

访粟裕故里。左一为
邓伟志，右一为粟刚
兵，右三为韩德彩，右
四为朱达人





与文化界委员在一起



与周秉德等委员在一起（左二为周秉德）

目录

1996 年

曹聚仁的又一谜	1263
在当评委的日子里	1266
我与妇女学	1268
赞“上海大学社会学学派”	1271
人文科学振兴的必然	1274
北京春来早	1277
荷兰的鸟	1279
谢觉哉的“做官观”	1281
中国的跨国婚姻	1283
图书节引出的话题	1291
做官的要讲官德	1293
《陶行知诗歌集·序》手迹归国记	1297
食道有多长？	1300
家庭学展望	1302
如何讲政治	1304
荡起快乐的双桨	1308
巨型图书馆的作用	1310

1997 年

让大学生的辩风吹向社会	1312
-------------	------

戴厚英的性格	1315
我那没有读者的代表作	1318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	1320
总统贵在是教授型的	1322
降低迷雾系数	1325
“连”字颂	1327
“换届”篇	
——写给候选人	1330
院士的风采	
——读《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1333
“志愿者”颂	1335
谈“接轨”	1337
要跳出古老的周期律	1339
社会发展论纲	1343
麻雀认识论	1349
新闻的新闻	1351
一位省委书记的新闻观	1353
《体制创新：小政府、大社会》代序	1355
夏勉	1358
从百到零的教训	1359
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1361
回来吧，毛岸英	1365
在那遥远的地方	1367
是谁活捉了杜聿明？	1369

1998 年

虎年话虎气	1371
根	1374
不是小品	1376
踏着春天的脚步	1378
文化的回归	1380

中国足球有多重	1382
社会保障与持续发展	1384
学会运用社会指标	1386
记念陆晶清	1389
多让孩子吃精神钙片	1393
漫话保持水土	1395
村干部的“乌纱帽”……	1397
社会发展与统一战线	1400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405
生活是持续发展的活力	1408
五七干校的芦苇	1410
能克隆人吗	1412
厄尔尼诺现象	1414
面对死亡	1416
关键之关键	1419
揭“揭幕”	1421
理论在理论之外	
——对建院初期学生生活的回忆	1423
找出预测犯罪的公式	1428
《童言无忌》节目好	1430
我的自白	1432
还有个“私德”问题	1433
《外》之外	1435
上海大学与《共产党宣言》	1437
面向民歌	1439
浦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1441
重读新中国第一篇社论	1449
三十年前的婚礼	1451
不妨糊涂一点	1453
聪明人的笑	1455
项英之死	1457
刘少奇给他起名字	1459

传记何以失真	1461
瞎摸个啥	1463
就得回家卖红薯	1465
五十年前,我经历了淮海战役……	1467
从此“石久”想到彼“石久”	1470
这种“赖”,要得!	1472

1999 年

《马叙伦》序	1474
政治群言带来理论群言	1476
地球是球	1478
思想解放无止境	1480
“同志”,你回来吧!	1484
廉政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1486
从城市公社到信息网	1493
从“村民自治”扯开去	1495
阅读“无字书”	1498
说“直”	1500
想起建国初的一张宣传画	1502
来往于生死之间	1504
关于当前中国的社区发展	1506
环境问题是道德问题	1517
设立“官欲型”新罪种如何?	1519
可怕的“1:5:25”公式	1521
社会学的布谷鸟正在布谷	1523
妇女学与妇女成才	1526
社会学应为治理反社会行为作贡献	1531
幽默不起来	1534
末日何其多	1536
市委书记与教授	1538
防患于已然	1539

目录

从杀人犯的自述说起	1541
杜绝官职市场化	1544
“银发浪潮”面前的思考	1546
政治资源的配置问题	1548
从印刷到上网	1556
从猪说到狗	1558
从多角度思考一下	1561
怎样看“会哭的孩子”	1563
国旗的认识论	1564
苍天在上	
——胡耀邦在耳朵认字问题上毫不含糊	1566
突出谁?	1568

2000 年

21 世纪呼唤创新	1570
人的社会化远景	1575
科学家为什么也有搞伪科学的?	1577
上帝也允许青年人犯错误	1579
呼唤新教材	1581
从谈新到谈心	1583
关注城市病	1585
赛先生进“茶馆”	1587
我把书斋比车间	1589
从荣誉市民说开去	1591
公仆,还是“私仆”?	1594
扩大社会参与	1597
看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之后	1598
相约在春天	1600
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1601
找一找法轮功的外因	1605
在希腊(2000 年 4 月 22 日—4 月 30 日)	1608

多建“大学城”	1613
如何做网络的主人	1615
为了心中有“数”	1618
奸商增多为哪般?	1620
天堂文化与人文精神	1623
何谓“民意”?	1625
走近马克斯·韦伯以后	1628
邓小平也防窃听	1630
时尚,乃一时之尚	1632
奥运会是社会缩影	1635
《中国社会学实用教材系列丛书》总序言	1636
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	1638
老了也需要母爱	1647
“挑毛病”的胆略	1649
又一种假	1651
三谈家庭的淡化问题	1653
春风桃李花开日	1657

1996 年

曹聚仁的又一谜

曹聚仁大约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成名,30 年代著名的。六七十年
来,曹聚仁可谓名扬海内外。不过,我这些日子在揣摩:“曹聚仁的名气
是不是还是近几年来最响?”这里固然没有什么仪器可测,用感觉还是
可以感觉出来的。不是吗?他既是老、小二蒋的朋友,老、小二蒋的传
记作者,又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客,陈毅还专门陪他玩了几天。这
是怎么回事?这个谜最近解开了,引世人瞩目。还有,解放军即将炮轰
金门,这可是普天之下没几个人知道的军事机密、政治机密呀!可是,
海外报纸提前捅了出来。这又是怎么回事?最近揭开谜底,又是曹聚
仁干的,于是海内外议论纷纷。

曹聚仁之谜一次又一次地被揭开,是十分可喜的。似乎还有一谜,
不见有人提起,这就是:曹聚仁为什么会在 1950 年离沪赴港?

1950 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冒险家乐园”刚回到人
民手里之后。曹聚仁为什么早不走、晚不走,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走?

是曹聚仁心甘情愿离沪赴港吗?不是!他要走,1949 年国民党把
党票、机票送到他跟前,他早该飞到台湾去了。可是,他断然拒绝,寸步
不离上海。

曹聚仁自己不想去港,那一定是被共产党派到港澳的了。抚今追昔,倒有点像。曹抵港后也有些港人这么推测过。倘若真是这样,那么曹聚仁在港的处境,曹一家在沪的处境,就不至于那么艰难了。

那么,曹聚仁是怎么走的呢?据我考证,他是被赶走的。上海解放后,曹聚仁情绪昂扬,决心为新中国服务。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他。有几个文人发表文章刺他,刺曰:“蒋介石、蒋经国走了,曹聚仁留下来干什么?”弦外之音是听得很清楚的。曹聚仁焦虑了几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妻别子,孤身一人到港澳度日。

曹聚仁这种人到香港,无疑会引起震荡。于是曹聚仁起而挥笔,发了篇《从光明中来》,称赞新中国。文章一出,港人又起来刺他:大陆光明,你为什么“弃明投暗”?在好长一段时间,曹聚仁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曹聚仁是人,是人字旁的“仁”,是“聚仁”,也是“巨大的”“巨人”。可是,当时里外都不这样看他。

曹聚仁是在地理位置上被赶来赶去。由此我想起,中国还有位与曹聚仁齐名的人在专业上被赶来赶去。这人是沈从文。沈从文在建国前写过几十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比曹还要大一些。可是,建国后,从文弃文,改行从事古董鉴赏,研究起民俗学来。何以如此?是因为有位大文豪骂他“反动”,并把文章贴到沈任教的北京大学。沈深感小说写不下去了……

把沈从文“赶成”民俗学家是坏事变好事,值得欣慰。把曹聚仁赶成海峡两岸牵线人也是坏事变好事,都值得庆贺。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当初不赶他们,让好事增值,让好事变成大好事,岂不是更好吗?

要相信人。相信人是团结人的前提,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前提。“一切”是“个别”之和。“个别”是“一切”的基础。

中国人绝大多数是赶不走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赶不走的人。有一位同我有忘年交的甘肃省文联主席曲子贞。他一生被开除过四次党籍。延安整风一次,反右斗争一次,“文革”中两次。晚年,他写了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赶不走的人》。一是赶不走,二是人走心不走,三是走了还回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是中华民族的亮节。

※附：文章写好后，一友人来借书。他乘找书之机，翻阅了我这篇文章，问我：“为什么这样热心读曹著？”我思考了片刻之后说：“这也是被赶出来的。”1979年夏，我看南方某省文联主席在文章中指斥曹“反动”，指斥胡风为“反革命”。我提笔写了篇《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为曹、胡说了几句话。因胡风没平反，发表时被删掉了。我为曹说的那几句话，在今天看来是低调，可是，当时有位老先生读了大发雷霆，喝道：“曹聚仁是革命，那我们都是反革命了？这个邓伟志肯定是邓珂云（曹聚仁的夫人）的什么亲戚……”这位老先生的批评报到了上头。上头再转给我的顶头上司陈虞孙先生。陈虞老把我叫到跟前，笑眯眯地说：“你闯了个大祸……”我莫名其妙，但故作泰然。陈虞老把事情叙述完以后，我以为他会批评我。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不要理他。我深知其人（指那老先生）是个左派。你回去吧！”我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怕陈虞老挡不住，总得作点准备。唯一的方法是再读曹著。我敲开了邓珂云老人的家门。自报家门以后，我说：“按规矩，我应当称你‘阿姨’，可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就称你姑姑吧？”认识了珂云姑姑以后，我一口气读曹先生的五十多部著作，连一部只印有两册的（另一本在英国图书馆）、每本重量达8斤的大书，我也看了。我自然了解《从光明中来》的前前后后。不过，事隔17年了……由于同友人谈话时，想起了那篇《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见我的杂文集《我就是我》），我便将本文的题目定为《曹聚仁、沈从文及其他》，从而把原来的《曹聚仁的又一谜》作为副题，以示两篇文章为姊妹篇。

写于1995年12月6日，

原载《民主》1996年第1期

在当评委的日子里

我做辩论赛评委也算有年头了，不多不少整 10 年。1986 年全国大学生辩论赛（不知为什么他们称“论辩”而不称“辩论”？是不是回避“辩论”一词，也未可知）在武汉举行，从京、津、沪、穗、汉请去了六七位评委，我参与其中。评委中德高望重的是夏青，引人注目的要算赵忠祥。在我们住地门口常有青年人等着同赵握手。第一天步入会场时，有位女孩子走上前来握着赵忠祥的手说：“我喜欢你的声音。”辩论赛开始，主持人夏羽田在介绍评委时说：“在座的有很多是赵忠祥的崇拜者，刚才我们一出门就有位女性拉着赵忠祥的手，亲热地说：‘我喜欢你——’”会场顿时寂静，连我这见证人也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夏羽田才蹦出三个字：“的声音”。全场大笑，并报以掌声。夏羽田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听者叹曰：“宣传部长并非都是铁板面孔，有幽默，也有诙谐。”

之后，我多次担任一些省市级的辩论赛评委。一次某地两所名牌大学在经过激烈的唇枪舌剑后，分别评出了一位最佳男辩手和一位最佳女辩手。说来好笑，这两位“最”竟化“敌”为友，“正”、“反”结合，谈起恋爱来。中间几经曲折，有情人还是成了眷属。

最近的一次当评委，是在南京。南大、南师等大学的辩才水平都很高。我在代表评委讲评时，自叹弗如。一位辩手对记者发表了谈话，简单否定对方，引起了一段波折。我想：只有先把对方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尔后又能把“淋漓尽致”驳得体无完肤，那才是真正的辩论。如果对方的论点真的不值一驳，还用得着你去驳吗？因此，替自己不赞成的观点多想一想，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辩论比赛的规矩有局限性,不过,更应该看到的,这种局限性同任何大小舞台都有局限一样,不能因为舞台局限就不演戏。毫无疑问,充分施展辩才的场所在有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辩论出思想,辩论出思想家。诸子百家因其有争鸣而出了诸子们。今日之中国,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目的也是为了解放思想,活跃思想,产生新思想。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应该有思想的人而无思想,成吗?

原载《新民晚报》1996 年 1 月 12 日

我与妇女学

1994年9月,我在《妇女学呐喊》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在妇女学方面,我没写过专著,谈不上造诣。在理论深度上,不仅无法同罗琼、董边等老一辈妇女学理论家们相比,而且同有可比性的同龄人比起来,甚至比年轻的有成就的妇女理论家相比,也差上一大截。”

不过,我在中国妇女学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还是有过真诚的投入的。所谓“投入”,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曰“呐喊”。中国的妇女理论是很丰富的。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鲁迅等人都写过妇女理论文章。在本世纪中,妇女问题著作浩如烟海。可是,似乎没有人使用过“妇女学”一词。在国外,也就是六七十年代才时隐时现在人们面前的。1982年11月26日,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

展开来论证妇女学是在两年以后。我在1984年第9期的《妇女工作》上发表了《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讲到了妇女学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提出了“妇女学框架”的八个组成部分,又分析了中国妇女学应有的三个特色。不料,引起了一些非议。“非议”激发我再议。1986年3月25日我在《社会报》上发表了《中国应该有妇女学》,与一些学者商榷。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正面肯定妇女学研究的文章。

二曰“撑腰”。潜心于研究妇女学的,决不是我一个。发明权或引进权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就在我呐喊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已经写出了专著。有些专著在出版前要我作序。妇女学界的约请,我来者不拒。我相继为10余种书写了10余篇序。我认为,作序就是撑腰。